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二十二

洛誥卷十五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洛當作雒詳見禹

將反政
時召親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

歸政而退老。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今文與古文同。

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今文與古文同。

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

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首。周之禮拜。先拜。子

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報讞文。曰朕復子明辟者。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

贊曰。假王游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

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

子明君也。俞樾云。漢儒亦以復為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

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非以歸政為復。子明辟也。皮云。漢

蓋復命。成王即是明已將歸政。非以歸政為復。子明辟也。皮云。漢

羣臣引逸書之奏必出於劉歆漢書律麻志引劉歆三統麻云後

二歲得周公復子明辟之歲凡以事紀歲必屬當時大事則羣臣

奏所云必指復政成王不專指營維復命一節且以復爲復命於

此文猶可通王莽傳又云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又

策命孺子云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

得如意後漢桓帝紀順烈梁后歸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

注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

政於成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

斷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凡此諸文皆當解爲復政不

得以復命解之不宜曲徇宋人謬說反易漢儒古義也**王如弗敢**

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

今文無徵○王如弗敢及天命命者如若也基始也言王若

弗敢逮及天之始命定命江云詩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序云

文王有明德故天命武王爲定命禮文王世子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

命是文王爲基命武王爲定命禮文王世子云武王幼不能莅阼

周公相踐阼而治是王實以年幼不能莅阼然在周公不可謂王

不能而我代之嫌於斥王不能故言不敢使若謙神退託者然段

云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經弗作不案下不**予乃胤保**

敢不敬天之休子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不敢爲長**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

文無徵○子乃胤保云云者堯典馬注胤嗣也詩傳保安也釋詁

相視也言子乃嗣前王保安之大相視東土洛邑王其始作民明

君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

矣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者即召誥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詩王

風譜疏引鄭云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案洛師猶言京師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河北黎

灋之閭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

墨○我卜河朔黎水今文無微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今

文與古文同僞孔云龜兆食墨非見下○我卜河朔黎水者書疏

引顏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

以悅之用鄭說義或然也河朔河北也黎水未詳漢黎陽故城在

今河南濬縣東北但有黎山無黎水也○今文同者漢書元后傳

子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倣此文是今古文同之證澗

水者水經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注云東北流

歷八特阪今在河南西四十里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是也又

云又案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爲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歷郟

山於穀城東南而南流注於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或以是水

爲周公之所相卜也灋水者水經云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于

金渠合注云周書曰我卜灋水西謂斯水也灋水又東南流注於

穀秦穀城魏省入河南亦今河南縣地王風譜疏引鄭云觀召公

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孫云此解經惟洛食之義

洪範惟辟玉食則知食爲玉食此土顏注訓玉爲玉兆非僞孔以

爲龜兆食墨不知食墨不必盡吉且古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

色史占墨卜人占坻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也

我又卜漚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今洛陽也將定下都

道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我又卜漚水東亦

惟洛食佯來以圖今文與古文同及獻卜今文無徵。我又卜漚

水東亦惟洛食者元后傳子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王食

倣此經文是古文同之證王風譜疏引鄭云漚水東既成名曰

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漢書

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河南縣故郟鄏地

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孫

云河南故城在今河南府城西二十里漢洛陽縣在洛北河南

縣在伊北洛南近洛水故經云洛食也江云河朔黎水及漚水東

乃周公所卜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

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鄭以漚水東與召

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漚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漚水東是

周公所卜也河朔黎水與漚水東皆爲遷殷民卜河朔黎水不吉

故更卜漚水東也。佯來以圖及獻卜者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佯

來以圖孟康注佯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

了也釋詁佯使也釋文佯字又作佯羣經音辨佯作平孫云了卽

瞭假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音字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今文與古文同王拜手稽首曰其作周匹休今文無徵。王拜手

稽首者孫云聘禮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又曰大夫入門再拜

稽首者孫云聘禮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又曰大夫入門再拜

稽首者孫云聘禮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又曰大夫入門再拜

稽首者孫云聘禮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又曰大夫入門再拜

君拜其辱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拜不敢答拜是君於臣有拜手也左哀十七年傳非天子真君無所稽首諸侯尚不稽首王稽首周公爲太師盡敬非常禮也○今文同者白虎通京師篇聖人承天而制作尙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今文宅皆作度此處疑後人改之不同其公既定宅俾來來視子卜作周匹休者言作立周邦配天之美命

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卜休恆吉古文也今文作作辨視作示公既定宅我二人共貞今

文無徵○公既定宅者卜洛之事公與召公共之然總其事者公也辨來來示子卜休恆吉者王應麟藝文志攷說漢人引經異字如此皮云侔平一字平辨一聲之轉以堯典平秩今文作辨秩平章今文作辨章例之則作辨者是今文書疏引鄭云侔來來者使二人也江云使二人者先後兩遣使也召公先得卜經營卽當繪圖發使及周公至營成周卜吉畫圖有兼旬之事周公必先以召公圖卜獻於王所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重言來來以見兩遣使之意曲禮幼子常視毋誑鄭注視今之示字釋詁恆常也常者兩卜皆吉也我二人共貞者釋文貞馬云當也言我與公二人共當其公其以子萬億年敬天之休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美猶與也江云詩伐檀傳萬萬曰億楚語韋昭注十萬曰億古數也秦乃以萬萬爲億是有二說詩下武鄭箋拜手稽首誨言成王書曰公其以子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拜手稽首誨言。今文無徵。○拜手稽首誨言者說文誨曉教也。敢拜手稽首受公教誨之言。江云。上拜手稽首是史公所記。此則成。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字無于字。咸秩無文。今文與古文同。○肇下有修字。無于字者。白虎通禮樂篇。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厥禮。祀新邑。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書疏引鄭云。王者未制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說與今文義合。釋詁肇始也。釋言稱舉也。孫云。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若然。則此時即致政矣。而鄭云。欲待明年。即政者。此篇末云。王在新邑。烝。漢書律厯志引其文。以為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是周公反政。在是年年終。則成王即政。在明年歲首。故云。明年即政也。○今文同者。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顏注。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秩序而祭之。翟方進傳云。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祫。咸秩無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魏封孔羨碑。秩

羣祀于無文諸家皆以爲用殷禮之質故子齊百工佯從王于周

無文王引之讀文爲紊孟以爲諸廢祀非子齊百工佯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工云云者周謂成周江云有事祭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又曰有事于武宮是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洛邑我惟勉之

曰庶幾得與於祭事宗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爲

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徵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本作日當從之江云記者書於竹帛以銘識之宗尊也祭有功臣

配食之典殷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司勳

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銘書于太常

是記功祭于大烝是以功作元祀與今文證合言王卽命於惟命

周之日惟先記諸有功者尊異之以其功作元祀元大也

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

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羣官躬化之

○惟命曰三句今文無徵乃汝其悉自教工今文教工作學功書

疏引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與僞孔其當盡自

教羣官躬化之同義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惟命曰汝受命

篤弼者江云惟命曰詔所祀者以詞篤厚弼輔也言立汝之祀者

以汝受命先王厚輔王室故蓋沒者祀而命之其存者亦豫命以

沒後之典也不祝功載者不大也視古示字功載者記功之書也
詩傳載識也左傳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注載載書也言以此載
書大示諸臣乃汝其悉自學功者大傳云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
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
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
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
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
功也侯康云上言祀於新邑以功作元祀下言汝其敬識百辟享
則謂諸侯奉祭祀而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
效功與前後義合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古文也今文其往上有慎字
今已往○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古文也今文其往上有慎字
○其往上有慎字者後漢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
所以否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其往段云較今本多慎
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段云較今本多慎
字足利古本同楊雄尚書箴書稱其朋用洛誥與爰延說同皮云
據爰延說爲慎所與今文尚書當有慎字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
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慎其往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周公輔
政慎於其朋皆有慎字書疏引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案
前後稱王此言孺子特詔之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年少時朋從之人尤宜慎也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
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無若火始燄燄古文燄
燄作炎炎今文作炎炎一作庸庸厥攸灼敘弗其絕今文無微○
古文燄燄作炎炎者段云炎炎讓以贍反左傳人之所忌其氣炎

以取之杜注引書無若火始炎炎釋文炎音豔正與俗詁釋文音豔同炎音豔者讀爲爛也以廣韻推之陸法言切韻爛音以贍切
而改之陳鄂並改釋文之炎爲俊唐石經左傳不誤今板本亦改
作俊蓋不考說文爛俊各字妄謂俊即爛字可音豔耳集韻五十
豔炎俊爲一字以贍切取宋初未改釋文衛包已改尚書合和爲
說也此可爲未改尚書作炎之一證今文作炎炎者漢書敘傳炎
炎燎火亦允不陽炎炎二字用此種文蓋夏侯本如此一作庸庸
者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降於
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顏注庸庸微小貌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
之則至熾盛矣段云炎庸雙聲故相通借侯康云左文十八年傳
開職齊世家作庸職說苑復思篇作庸織閻古讓如豔詩小雅豔
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作閻妻是也○厥攸灼敘弗其絕者釋文
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句於豔唯句釋詞其語助也廣雅釋詁灼
熱也言火始起雖微其所延熱次敘逮及不可遏絕孫云釋
詁敘緒也謂火所熱端緒不可絕言戒慎朋從當如防火 厥若
葬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
在周之百官○厥若葬四句今文無
微○厥若葬云云者楚詞王注撫循也戒成王其順常法及
循故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官欲不改其政與其臣也 往新
邑倅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
當使臣下各嚮就
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數譽之辭於後世○
往新邑五句今文無微○往新邑云云者言今王往新邑惟使諸

臣向就有官思盡其職顯為有功勿怠其事惇厚廣大以成寬公
裕之治則汝永有聞譽之辭於後世矣段云嚮當為鄉衛包改

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已汝惟冲子惟終者已以大誥例之今文亦當為熙歎辭汝其敬

也言汝惟冲子即政之始遇事當思其終庶幾慎終於始

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享言汝為

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遠上者奉上之道多

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今文無徵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今文與古文同一無

惟字○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者釋詁辟君也享獻也

諸侯各君其國故云百辟雖同一享而有不享者非以物之豐賤

為衡當各敬心識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者書疏引鄭

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

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今文同者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引經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又永傳載永對曰絕卻不享之義結

字亦用此經文一無惟字者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曰不享與孟子告子篇引書無惟字同趙岐孟子注云享多

儀謂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與鄭說大

同經言因助祭而享見谷永兩引皆

就神之享祀言或今文家有此說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

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惟

不役志于享三句今文無徵○惟不役志于享者與孟子引書同
言於享獻之事未嘗用心故孟子謂其不成享也凡民惟曰不享
云云者天子以禮飭正諸侯則自上化下而民莫敢不敬果有是
不役志於享者天子不識不言羣下見之皆生慢易怠忽之心凡
民聞之亦惟曰不享可也如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
此則事有不爽差侮傷者乎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
民彝我為政常若不暇汝為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乃惟孺子頌三句今文無徵○
乃惟孺子頌者說文頌作敝云分也从支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
敝段云許所據壁中故書也釋文頌馬云猶也猶下奪文亦當是
分字朕不暇聽乃惟孺子頌此倒裝文法書疏引鄭云成王之才
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朕教汝于棊民彝者言我
教汝惟在輔民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承哉汝乃是不長哉欲其
之常法無他道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承哉汝乃是不獲云云
必勉為可長○汝乃是不獲二句今文無徵○汝乃是不獲云云
者釋文獲馬云勉也書疏引鄭同玉篇首部獲下云周書曰汝乃
是弗獲不作弗說文無獲字錢大昕云釋詩孟勉也爾雅所以訓
釋六經孟之訓勉他未有見蓋孟之古音近苾洛諸獲字本是孟
字故鄭王偽孔皆訓勉江云淮南汜論訓孟卯戰國策作苾卯先
謙案是者承上文輔民常法言之初政以安民為要安民惟在以
常法輔之使各守正樂生不待別求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
術汝若是之不勉乃是惟不久長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子不
敢廢乃命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
敢棄汝命常奉之○篤敘乃正父三句今文無徵○篤

敏乃正父者咎繇謨惇教九族篤敘猶惇敘也釋詁惇篤皆謹厚
正長也正父蓋父行所尊長者若曹叔成叔康叔聃季及召芮畢
毛之屬皆是篤敘正父而親之躬行孝弟以化民卽所以輔民彝
也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者罔不若子與上文如子義同言子之
厚敘同族汝當以爲法無不若子則正父諸人皆親睦敬恭無敢
廢棄汝之命或以無不顧我教臣下自不敢廢汝命或以爲無不
如我正長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
新邑敬
之官皆非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
新邑敬
行教化哉如此則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
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汝往敬哉四句今文無徵○汝往
敬哉者汝往新邑惟以敬事爲主茲子其明農哉者將退老也大
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稷
已藏所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
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
夕亦加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
井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書疏略引傳文云是教農
人以義也孫云鄭彼注云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此大學小學
造人之法周公致仕則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皮云孫說過泥
大傳所云父師少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爲也周禮鄉老
二鄉公一人蓋以三公退老者爲之屬大司徒掌教農人之事周
公致政當爲鄉老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卽致政
豈得歸鄉里坐門塾爲大夫士之事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彼
彼新邑言新邑之我民企望恩澤能於彼寬裕
以待之使咸樂其生則聞風者無遠皆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子

孔聖所引此
文作進楚命
不周命

沖子

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子者江云此下僂述周公往日居攝之功非謂自今以後知者以

下文明光于上下云云贊美公德是謂已然之效則此經明保右

我沖子亦指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

當日言之也

文武之業而奉順天綱字○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今文無微揚

文武烈今文作揚文武之德烈○公稱不顯德云云者說文稱揚

也不顯猶不顯不皆語詞釋誌烈業也揚續也言公奉蒼天命

稱揚前人之顯德以予小子繼續文武之德業餘詳下

和恆四方民居師又當奉蒼天命和恆四方民古文也今文答作對恆

下多萬邦字居師無徵○答作對多萬邦字者大傳云廟者貌也

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別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

理擗弁者有文爨寵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

續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

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磨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

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俛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然後曰嗟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

匕者負膺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

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

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鄭注辟法

也擗弁或作振非當言拚帚杙者繫牲者也模續言文章之可觀

也模所極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

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徽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
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級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
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
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案周公追祖文王而宗武王
莽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卽政而後行
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
尙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乃改殷禮行周禮與召誥用牲不言色者不同是祖文宗
武在成王卽政後舉行益明矣答對者答對雙聲字詩兩無正
聽言則答漢書賈山傳作聽言則對可證答對通用詩箋對配也
易彖傳恆久也言上以奉配天命下以和恆萬邦四方之民安居
其眾江云和則相親易繫辭有親則
可久是和恆之義也釋詁師眾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
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
同○惇宗將禮者言公惇厚宗尊此大禮也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者漢東觀書章帝議增修羣祀詔引經如此稱舉也舉秩大祀其
餘咸次秩之言敬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
承公誥遵行之也
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於四方古文也今文明光作光明施下無于字○明光作光明
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

文王之鮮光而揚武王之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
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大傳略說載東郊迎日辭曰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大戴禮公冠篇同陳云此三句古有是語
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文選豪士賦序
云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嘒焉蒙上文周公言之也
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云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皆用洛誥
而竄易旁作穆穆返衡不迷文武勤教迎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
其文勤之教言化洽○旁作穆穆今文與古文同返衡不迷文武
武所勤之教言化洽○旁作穆穆今文與古文同返衡不迷文武
勤教今文無徵○旁作穆穆者引見上楊雄劇秦美新同段云古
文例用方今文例用旁古文尚書作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今古
作勤施四旁旁作穆穆皮云段說非也四方者方面之方自應作
方旁作者旁滿之旁自應作旁非可以古文作方今文作旁例之
謂一皆作方一皆作旁也且四方字屢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豈
皆古文無今文抑豈皆後人改之邪段改旁作為方作以爲古文
失之專輒亦未可依其說改四方為四旁以為今文也蔡邕東鼎
銘勤施入方旁作穆穆又楊公碑旁施四方維明方旁字皆分別
甚晰釋詁穆穆美也旁作穆穆者旁滿為穆穆之美化也○返衡
不迷者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引御衡不迷明返舊作御
文選卷五十二五十五引鄭云稱上曰衡鄭陽傳懸衡天下如滄
注衡稱之衡懸法度於其上是也言其稱物如衡日過萬幾而無
所迷惑皮云此句或以舜在璇璣玉衡烈風雷雨不迷比之公之
攝猶舜之攝也釋文返五嫁反馬鄭皆音魚據反段云僞孔訓迎
則讀為返馬鄭訓取讀如字衛包依孔訓改御字作返開寶改

文大書作返以合衛本而小字仍之不思今音返可五嫁不可
據也○文武勤教云云者莊述祖云文王之勤武王之教皆于冲
子早夜敬慎奉祀者也江云詩六月文武吉甫崧高文武是憲傳
皆訓爲有文有武此解當同言公有文有武又勤教於下我冲子
安受其成惟早夜慎其祀而巳於義亦通子冲子夙夜愆祀
祭祀而已無所能○子冲子夙夜愆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
祀而巳無所能○說見上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之功
夜愆祀今文無徵○王曰三句今文無徵○王曰
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三句今文無徵○王曰
云云者釋詁棐輔迪道篤厚若順時是也言公之功輔道我者厚
矣我無不順是而行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我小
謂無事不敬奉公教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我小
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王曰公五句今文
無徵○王曰公云云者釋詁辟君也言我小子其退卽君位於新
邑我將命公後矣謂封伯禽也王意立公後而雷公相王朝也江
云左宣三年傳成王定鼎于郊鄆蓋在此行時王城初建周公欲
尊異之於天下故請成王正王位于新邑此卽辟于周是爲有事
而特行定鼎及卽政頌禮樂皆其時之大事事訖卽退居西都也
知者据周本紀贊云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是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平前魯公拜
平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平曰不之魯
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平曰不之魯也何休解詁云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
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

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
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有王
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厚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
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同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
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說苑敬慎篇昔成王封周公
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于魯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
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思寵不加後東觀記曰昔周公
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受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思使己尊寵不
加其後此皆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蓋使天下一心於周又不使
伯禽更襲尊寵兩義皆當有之皮云宋人以命公後爲命公留後
治雜史記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昔周公
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留後治雜且留後乃唐宋以後官號三代
時無此名毛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治猶未定於
奇齡已辨之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治猶未定於
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四方迪亂
三句今文無徵○四方迪亂云云者釋詁迪進亂治也言四方雖
進於治尙未定宗禮頌之天下江云宗禮言禮爲天下所宗尊無
敢違倍故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是也○亦未克救公功者說文
救撫也周書曰亦未克救公功讓若弭小祝疏引鄭云救安也廣
雅釋詁休安也休卽教或字言公功至大我亦未能有以撫安之
公不可遽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
舍而去也迪將其後二句今文無徵○迪將其後云云者說文將扶
也士事也言公惟當道進扶助於其後監臨我治事之眾官誕保

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

四輔今文當與古文同。○誕保文武受民云云者大保安我文武所受於天之民治爲我之四輔言雷公以此任處之誕保文武受民與下文言承保文祖受命民義同亂爲者蓋當時有此語下文亂爲四方新辟句法與此同。○今文同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顏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下引此經禮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也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漢策莽曰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益用今文之說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大戴禮干乘篇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於四體又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絮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後漢桓郁傳竇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王曰公定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皆謂是也王曰公定子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雷以安定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

定二句今文無微。王曰公定者釋詁定止也謂公其畱止于往已公功肅將祇敬者往謂往日論語往者不可諫是往日爲往也。已呂字同已當爲呂說文肅持事振敬也詩箋將奉也釋詁祇敬也說文敬喜樂也言我往日以公之功惟肅以奉之敬以樂之。

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畱無去

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

公無困哉古文也今文哉作我無一作毋我惟無斃三句今文無

微○公無困我者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

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續漢祭祀志劉注引

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無一作毋者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毋

困我顏注言公必須畱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皆用今文周書

祭公解王曰公毋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疑古文無我字語意不

完○我惟無斃云云者江云言我惟無有厭倦其安**周公拜手稽**

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畱言王命

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周公拜手稽首曰三句今文無微

○周公拜手稽首曰云云者言王命我來承奉保安文王受命之

民也詩維天之命疏引鄭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

德稱文祖也皮云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

堂也鄭以文祖卽是明堂本尙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

可以解堯典之文祖不可以解洛誥之文祖唐虞曰文祖周曰明

堂公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經
文義論之與明堂無涉此云文祖下云烈考武王則文祖卽是文
王似不必牽引明堂文
祖之解先謙案皮說是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武王弘朕恭
奉其道敘成王雷己意○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今文無傲○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者釋詞越猶及也詩離疏引鄭云烈威
也莊述祖云說文侯下云古文以爲訓字尙書當是本作侯後改
作朕字孫云釋詁弘大也弘侯者大訓也大傳有云以揚武王之
大訓莊說是段云僞孔訓恭爲奉則其字本作共衛包改恭也先
謙案弘侯共倒裝文法言及汝光烈考武王共奉其大訓也作雝
本武王之命孺子來相宅其大悼典殷獻民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故公云然孺子來相宅二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獻當作儀
常於殷賢人○孺子來相宅二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獻當作儀
○孺子來相宅云云者言孺子既來相宅定居於此其大悼厚典
常於殷賢民皋陶謨勅我五典五惇哉五典卽五常也庶殷之民
中有賢者厚於五常之性則我當別異之使厚者益大歸於厚今
文宅爲度獻爲儀者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
以它篇例之當然亂爲四方新辟云云者亂治辟君作爲也言出治爲
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亂爲四方新辟二句
今文無徵○亂爲四方新辟云云者亂治辟君作爲也言出治爲
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萬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日
世恭敬之王稱首焉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日
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日其
自時中又三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日其自時中又云云者曰

聿時是也聿其自是土中出治萬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

邦咸被休美則惟王其有成功矣子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

烈荅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

○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四句今文無徵○子旦以多子越御事云

云者子男子之美稱多子謂眾卿大夫釋詞越及也釋詁烈業師

眾孚信也言子以眾卿大夫及治事諸臣篤厚前人已成考朕昭

之大業以荅其眾民之望爲周家萬民尊信之臣稱首焉考朕昭

子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恣殷乃命寧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

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考朕昭子刑四句今文

無徵○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者詩維天之命疏引鄭云成我

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

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釋文引馬云

單丁但反信也案釋詁考成刑法也大戴禮盛德篇天道不順生

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備明堂禮月令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

所云青陽左个至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

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云祀五帝者月令春帝太皞夏

帝炎帝中央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也太皞之屬五人帝配

明堂五色之帝卽黃神斗赤燁怒白招矩叶光紀靈威仰之神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

注云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

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爲用其法度也王鳴盛云鄭以周公制

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

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
好惡以順天法也豕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
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
居攝六年制禮而詩斯干疏引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
於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論語馬注所損益
謂文質三統是也先謙案呂覽明理篇高注盡極也上文文祖鄭
釋爲明堂與此經同但上文祖卽是文王此文不容遠引明堂轉
致文義隔闕經言成朕所用明子之法度乃爲盡極文王之德於
天下是此文祖仍當訓爲文王惟所用明子之法度卽指公制禮
六典而言亦卽古明堂遺法不必訓文祖爲明堂始爲符契鄭說
也王祖卽云馬訓單爲信者謂考成明子之法度乃尊信文祖之
至德則亦以文祖爲文王單置字通詩天保俾爾單厚釋訪某氏
注作賣般庚誕告用賣釋文馬本作單詩常棣傳賣信也馬讀單
爲賣故訓爲信鄭義乃古文異說馬蓋承用今文說也○佯來志
殷乃命蓋者志猶告也詳見大誥言使我來誥告庶殷者乃命自
蓋王也詩何彼穠矣疏引鄭云周公謂文王爲蓋王尙書無其文鄭
王爲蓋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孫云謂武王爲蓋王尙書無其文鄭
言此者周書度邑解云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
嶽不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周本紀王曰定天保依
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顛服及德
方明自洛汭延于伊瀆居易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
嶽鄙願詹有河粵詹維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
洛乃武王之意此志殷乃受命於武王也先謙案大誥云不可不
成乃蓋考圖功蓋考實謂武王之稱蓋尙書未嘗無文此蓋王

亦自周公稱之疑鄭說成王二字衍營洛乃武王意而兼及文王者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書疏引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訓靈爲安不依鄭說王先惠云乃命靈當連下子字爲句上文云亦未克敎公功又云其康事公勿替敎康皆訓安敎公康公卽靈公也故公承王命以靈子爲詞詩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秬鬯以賜重臣祭神確有明證曰者王命之詞兩子

字兩禮字相應文義甚願子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聚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雷之本而說之○子以秬鬯二卣三句今文無

徵○子以秬鬯二卣云云者大宗伯疏及書疏引鄭云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秬者說文

黑黍也一桴二米以釀也秬或作字鬯者說文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禋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先鄭注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說文同又云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

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卣者釋器中尊也詩江漢秬鬯一卣曰明禋者大宗伯注禋之言禋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也說文禋絜祀也明絜義近故絜祀謂之明禋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是祀天地之名曰禋明堂祭五祀之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

知明禋爲祭五帝也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分配之故秬不敢

各一卣釋言休慶也釋詁享獻也拜手稽首而慶獻之

宿則禋于文王武王不敢宿二句今文無徵○子不敢宿云云者

書疏引鄭云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詩傳一宿
 日宿不敢宿者秉心敬將事敬不敢經宿也孫云周書作雒解有
 太廟宗宮考宮注云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據此是雒
 有文王武王廟詩清廟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
 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不及后稷
 者大事格於祖廟經義皆然示承先志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
馱于乃德殷乃引考
 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違
 長成爲周○惠篤敘四句今文無微○惠篤敘云云者釋言惠順
 也惠篤敘者江云惠其篤敘正父之道推以厚敘其臣民也釋詁
 遺遇也詩傳自用也詩思齊肆戎疾不殄傳云故今大疾害人者
 無有違自疾言順施臣民無有遇用疾害人政者釋文引馬云
 厭飫也說文厭飽也釋詁引長也考成
王佺殷乃承敘萬年其承
 也萬年飽飫汝德庶殷乃長有成績矣
觀朕子懷德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
 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王佺殷乃承敘三
 句今文無微○王佺殷乃承敘云云者言王使殷承順
 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
戊辰王在
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詒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戊辰
 王在新邑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書律曆志引如此
 釋文王在新邑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書疏云鄭以烝祭上
 屬歲文王驛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
 也段云疑釋文烝下脫祭字江云冬祭曰烝據釋天
烝祭歲文王
 烝是常祭不必特記此以洛邑新成行烝禮故記之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仲冬始於

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衰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

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烝祭歲今文與古文同

王命作冊今文冊作策餘無徵○今文同冊作策者漢書律曆志

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已

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詩維清疏引鄭云歲成王元年

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給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

史佚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

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孫云祭歲謂將朝朝享也

詩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廟考告嗣位也駢即

說文駢字擅弓周人尚赤牲用駢即大傳所云易儀牲也前文不

言牲色蓋稱殷禮則用白牡矣爲周公立後必於廟者祭統云古

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下文云

王入太室裸則此當在明堂明堂亦云文王廟即謂文祖也戴

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告嗣位畢即可以封周公

後蓋一日之事俱即在明堂詩維清疏引洛誥此文及鄭注而云

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

言禘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

謂告封二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

於祭之末即敕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禘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

告封周公也逸與佚同史其官借周公太公召公俱爲成王之輔

者也。皮云班志所引乃劉歆三統術歆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
之事不得就國故俾侯于魯在成王元年劉歆云成王元年正月己
巳朔者乃麻家推朔之文又云伯禽侯魯者乃舉是年大事以紀
歲之法故云伯禽俾侯于魯之歲非以元年正月己巳朔爲命伯
禽俾侯于魯之日也鄭誤會劉旨以命伯禽爲卽元年正月朔日
之事故以烝祭上屬云歲文王駢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
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茲以經文攷之經云戊辰有日無月正
有二月有月無年於未結之日惟七年則當爲七年十二月戊辰
日無疑古人作法多倒裝故先日次月又次年王命周公後四句
文法一氣命後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又在十二月之
云王命周公後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又在十二月之
戊辰日也而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此文足知此篇首卽變以上皆周公居攝時
下則周公致政後事故下多士篇首卽變其文云周公告商王士
王若曰異於前之周公稱王此古史之文所以簡而明也若以今
人文法例之則當以十有二月列戊辰之上而以七年冠於篇首
然尚書二十九篇惟洪範金縢篇首冠以年而兩月日不悉具則
古史書事與今人異鄭以烝祭與歲分爲兩時兩事作策既屬元
年正月下文何以云王命周公後作策逸告在十有二月惟七年
乎卽以十有二月惟七年屬戊辰烝祭言之然年月日語氣隔絕
而以次年正月封周公一事橫亘於中首尾決裂且作策命後已
見於前王命周公後二句既不連在十有二月言之無故複舉其
文毫無意義古史書事當不若是之拙如鄭說非將經文顛倒移

易其義萬不可通諸家曲通鄭說然以經文案之無一通者釋文
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是馬同劉說今文義當如是僞孔以烝祭
與告文武爲一事其說較鄭爲優而以烝祭歲爲十二月之明月
與漢志不合則亦失之先謙案據漢志劉歆引經以烝祭歲爲句
是今文家舊讀如是書疏云自作新邑以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
始於新邑烝祭故云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
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云天子以下至士皆
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
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爲季冬於夏正爲孟冬是
首時也攷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於周爲季冬於夏正爲孟冬是
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
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記
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記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
議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己烝今復烝也又左桓五年傳
云始殷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於周爲九月十二月也
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烝祭之月故知戊
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
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攷伏生大傳周
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
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疏以爲
冬祭必用仲月援仲冬大閱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季秋
祭禽之事本非大烝之祭也先謙案江聲亦據大傳周公攝政五
年營成周七年致政以爲召誥洛誥不在一年內以駁劉歆據三

月丙午臚推戊辰爲十二月晦之誤與王說同但大傳云四年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洛蓋遷殷民於洛封康叔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
新大邑於東國洛蓋遷殷民於洛封康叔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
五年定其謀七年乃就其事耳故周本紀略云周公行政七年成
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
邑周公卒營築居九鼎焉作召誥洛誥是召洛二誥皆爲七年將
致政時所作史有明徵大傳云五年營成周未嘗云五年作召誥
也玩二篇文勢相接不得相隔二年然則劉據三月丙午臚以推
戊辰爲十二月晦何嘗誤乎劉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之事稽
合時日無可疑者周書小開武解孔注四時終則成歲釋天孫注
四時一終曰歲行烝祭禮於歲終故云烝祭歲也既舉時祭之禮
且以封周公後於魯告文武之神作冊後命史佚讀冊文而已書
疏云祝是讀書之名故云祝冊至明年正月卽政始降伯禽侯魯
之命情事至明皮說精當惟云**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賓
伯禽於十二月晦受策蓋失之**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賓
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禋也告神○
王賓殺禋咸格二句今文無徵○王賓殺禋咸格者江云王賓謂
助祭諸侯郊特牲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是諸侯有爲賓於天子
之義詩臣工篇遣助祭諸侯之詩也鄭箋云諸侯來朝天子有不
純臣之義是天子於助祭諸侯以賓禮待之故云王賓皮云據大
傳虞傳云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此言禹受舜禋舜爲賓客而
禹爲主人上考舜受堯禋唐爲虞賓之故事也受終在文祖文祖
卽周之明堂中有大室故曰大室之義周公攝王逸周書武王有

兄弟相後之命公不受而復致政其義同於禪讓故用禪讓之禮
公居賁位成王爲主人王賁卽屬周公受終在明堂故云王入太
室禪正與尙攷太室之義唐爲虞賓義同先謙案皮說今文義當
如此殺者殺性殺種者江云種之言煙周人尙臭殺牲則取骨骨
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種釋詁咸皆格至也言王與
賁於般禪之時皆至於廟○王入太室禪者釋文引馬云太室廟
中之夾室據月令太室在明堂中央左青陽右總章夾之也蔡邕
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故書疏引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也江云
言禪於般種之後則非禪地降神乃禪尸也禮祭統云君執圭瓚
禪尸司尊彝鄭注禪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詁**王爲冊書使史
主瓚酌鬱鬯始獻尸也○王命周公後魯公拜後○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詁今文無徵○王命周公後云云者重其事特復舉之而書在十
有二月者因上止書戊辰月不具互相備也作冊今文當爲作策
詁者告神卽上所云惟告周公其後也詁告字同大祝三日詁杜
注詁當爲告書亦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
或爲告是其證也**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
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
辰以下史所終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今文與古文同○在十有二月者漢志引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
戊辰晦是今文有在十有二月之證此文上屬爲義○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漢志載三統術引格詁文如此現言公大
保安文武所受之命惟七年乃反政成王也誕保文武受命與上

文誕保文武受民句例同又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卽其義也釋
文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
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詩文王疏天官序官疏引鄭云
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
過其數也大傳云周公七年致政禮明堂位周書明堂解史記魯
世家漢書律厯志韓非子說難淮南齊俗訓皆云周公居攝七年
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周公攝天子位
七年漢書王莽傳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
度乃定皆今文說也皮云文王得赤雀見尚書中候我應武王俯
取白魚見中候合符后春秋璇璣鈴大傳五行傳史記周本紀漢
書董仲舒終軍傳王逸楚辭注其說略同論衡初稟篇文王得赤
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
受命文武受命於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
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王充所引乃今文家博士之說
雖充不取其義然亦可見今文家說與鄭說同緯書多同今文之
義鄭據緯書故同今文說也中候適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
皇天順踐阼卽攝七年歸政於成王
太平制禮作樂而治鸞鳳見黃茨生

尙書

孔傳參正二十三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多士

所告者卽眾士故以名篇○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

多士

無佚今古文說同魯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揣其

於府成

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奔楚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

見周公

禱書乃泣反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之後俞正變據

左傳魯哀公適楚夢周公祖而行以證周公有奔楚之事其說甚

瑋餘互見金縢史公云公恐成王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母逸

命不保諸語述紂事卽

以儆成王故史公云然

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

眾士

○惟三月三句今文無徵○惟三月云云者書疏引鄭云成

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新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

以撫安之鄭云元年三月者因此篇列洛誥後事在致政後可知故以爲慰諭殷民之三月必係成王元年又鄭不信奔楚之說直

改爲居東併管蔡流言成王信讒爲一事則致政告多士可以相
連而及今案奔楚之事蒙恬傳與魯世家同史公親問故孔安國
載入史記不得因略似金滕策臆斷以爲無其事若謂奔楚不
可信豈鄭君於數百年後取金滕毫姑傳合之文採亂事實改政
楚爲避居東都便可信乎世家言成王用事人譖周公當是卽政
未久之事奔楚復反卽使王悔悟至速亦已隔年則告商王士不
在元年明矣成周工竣方遷殷民安集之餘始行詰論其閒容或
稍需時日以爲必元年事亦未必然也俞樾云王士二字連文王士
之稱猶周易言王臣春秋書王人傳稱王官其義一也周王若曰
書世俘解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此王士二字連文之證王若曰
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眾士所順在弗弔旻天大降
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
于殷者釋文引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王引之云大誥曰弗弔天及此弗弔旻天俱當連讀言此不祥善
之旻天也詩節南山云不弔昊天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左襄十三
年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言伐人之喪不祥卽越語云助天爲虐者
不祥是也孫云漢書五行志載左哀十六年傳旻天不弔應劭注
旻天不善於魯僞傳以不弔絕句解爲不至固不安翟義傳顏注
云不爲天所弔憫亦於文義不協皮云五經異義今尙書歐陽說
秋曰旻天白虎通四時篇同說文旻秋天也虞書曰仁覆閔下則
稱旻天所引虞書蓋卽尙書大傳之說馬亦用今文義江云馬意
上文言三月是年春建寅之月而舉秋時之天號故云言降喪故

有取殺義而稱旻天也案詩大小雅三言旻天旻天疾威取威罰

之義於兩無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稱旻天

亦皆言降喪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

故馬云然將天明威今文無徵○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者釋詁右勳也右

佑同勳卽助也言天有命而我有周助天行之聘禮鄭注云將猶

也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

王罰云云者言致王者之罰勅正殷命終于未帝受據史肆爾多

記本紀夏殷皆稱帝殷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取殷王命乃天命○肆爾多士二句今文

無徵○肆爾多士者釋詁肆今也呼多士而詰之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者釋文弋馬本作翼義同書疏云鄭王本弋作翼王亦云翼

助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段云弋翼古音

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僞孔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

經字也先謙案僞傳本出王肅手於今文注既訓翼爲取因徑改

古文本作弋以助其說也詩騶虞傳虞人翼五祀以待公之發是

翼有驅義江云周起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彌我我其敢求位惟天

於百里故云我小國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彌我我其敢求位惟天

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畀四句

今文無徵○惟天不畀云云者釋詁畀予也說文彌輔也孫云釋

言允佞也論語罔之生也幸而免何注罔誣罔也孔安國論語注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罔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輔佑我我其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

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惟帝不畀三句今文無徵○惟

帝不畀云云者帝亦天也釋詁秉執也釋文畏一音威案畏威字

同明畏即明威也言惟天帝所不畀者仍驗之我我聞曰上帝引

下民惟民所秉執所作爲即知惟天之明威矣

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

間曰上帝引逸今文與古文同逸一作佚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今文無徵○今文同者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

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逸一作佚者論衡自

然篇天地無爲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

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

爲而天下治此今文家說也釋詁引長也周公自述所聞之言上

帝上古之帝者承安無爲長久逸樂君民同享故知是舜禹也有

夏不適逸則者廣雅釋言適悟也古帝則天無爲故能引逸有夏

桀不悟引逸則天之勞擾眾民不安其生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惟天帝升降所鑒察也格同假釋詁假升也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洩有辭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嚮于時三句今文無徵

○嚮于時者釋文云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今從之言天帝降

假未嘗不向於是邦也嚮本當作嚮衛包所改夏弗克庸帝者桀

弗能用帝命也大淫洩有辭者廣雅釋言淫游也眾經音義五引

倉頡云洩蕩也上言不適逸則謂勞民至大淫洩則其惡愈著有

罪狀可指說也釋文洪音逸又作侑馬本作屑云過也眾經音義

二十三佚古文洪同淫洪皆有過義故馬作屑仍訓為過也說文

屑動作切切也方言屑勞也孫云多方糾大淫圖天之惟時天罔

命屑有辭與此文相似則洪即屑聲相近之異文也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惟時天罔

念聞三句今文無徵○惟時天罔念聞云云者言桀自取滅亡惟

時天亦不念聞佑助之其惟廢其天命降致誅罰而已詩傳元大

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句今文無徵○乃命爾先祖云云者易雜傳革去故也說文革獸

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以革為更改之義皋陶謏馬鄭注才德過

千人為俊此俊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無不顯用上

義同詩傳甸治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無不顯用上

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自成湯至于帝乙罔

不明德恤祀古文也今文作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自

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者魯世家引多士文如此罔無故訓

字釋詁率循也循祀神之常典無敢廢墜又能自明其德以治民

也帝乙今文家以為祖乙見酒誥疏據殷本紀武乙為偶人射天

震死不當謂之明德恤祀故以為帝乙當是祖乙也詩文王鄭箋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

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

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
○亦惟天丕建三句今文無
微帝罔不配天其澤今文與古文
○亦惟天不建云云者言亦
惟天大建立之以安治有殷殷王
○無敢自失失讓曰沃罔敢洗
與下誕淫厥洗相對爲文古失與
○洗逸並通用帝罔不配天其
澤者魯世家帝無不配天者史公
○舉其文據此知帝字下屬爲
向其澤者言其帝之世澤皆可配天也劉云董子說三統之前惟
而遠之稱帝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詩文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
王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帝乙以上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
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後嗣王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于
祖勤勞國家之事乎○在今後嗣王今文與古文同誕罔顯于
二句今文無徵○今文同者魯世家作在今後嗣王紂誕罔顯于
天云云者言紂大不明於天道况誕淫厥洗罔顯于天顯民祇
其能聽念先王勤勞國家之訓乎誕淫厥洗罔顯于天顯民祇
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誕淫厥洗罔顯于
天顯民祇古文也今文洗作佚○洗作佚者魯世家作誕淫厥洗
眾經音義二十三佚古文洗同淫過也紂大過其佚樂謂無節史
記集解引馬云紂大淫樂其逸佚逸字同罔顯于天顯民祇者魯
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此史公說經意也天顯者天之顯道
康誥云弗念天顯是也罔顯天道是不顧天之從否釋詁祇敬也
民敬則服罔顧民祇是不顧民之從否也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敬
之也又引馬云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天顯民
祇申說似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六喪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
非經意

上帝不保二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句今文無徵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

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

方所罰言皆有闔亂之辭○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今文無徵凡四

不畀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今文當與古文同邦當爲國○惟天

之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者言不特殷紂爲然凡四

可誅史公說此經意也段云其民皆可誅即凡四方小大邦喪罔

非有辭于罰其說是也禮體家多什補遺之其體皆可誅

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引

大傳當即此經之義周書世俘解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

九國孟子滕文公篇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王若曰爾殷多士

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此四方小大邦喪之證王若曰爾殷多士

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邦喪之證王若曰爾殷多士

云者言爾殷多士敬聽之今惟我周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天命

王大善承奉上帝之事詩箋靈善也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土○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今文無徵○有命曰割殷云云者割殷與

湯誓率割夏邑同義謂剝取之言天有命曰汝割取殷邑勅同節

詩傳云正也禮大傳姆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是武王克殷告

祭於天經云告勅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

于帝謂此事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我周矣不貳之

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惟我事不貳適二句今文無

徵○惟我事不貳適云云者釋詁貳疑也江云禮雜記鄭注適讀

爲匹敵之敵論語里仁爲篇釋文適鄭本作敵是古者適敵同字通

用故以適爲敵也今從之言惟我周之事順天而動旣封武庚不

有疑貳與爲讎敵之意今武庚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畔惟爾王家乃與我周爲敵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乃邑起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

其曰惟爾武庚大無法度我不爾動也難發自汝邑耳白虎通京

師篇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此言自乃邑下言天邑商是

厥稱邑之謚也王鳴盛云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邑洛

邑於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

下文朕作大邑於茲洛對商士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我

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我

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予亦念天

二句今文無徵○予亦念天云云者江云大司馬曰賊殺其親則

正之鄭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云正殺之也詩傳卽就也

釋詁戾罪也肆故也言子亦念天就於殷降此大罪戾乃爾王家

運命致然非爾多士之由故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

爾多士釋所以不誅而遷之意王曰猷告爾多士二句今文無徵○王曰猷告

居西爾教誨汝○王曰猷告爾多士二句今文無徵○王曰猷告

爾多士者段云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僞傳釋爲以道告

汝眾士非僞周官云若昔大猷正與僞傳出一手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者時是也殷民在朝歌地今遷於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

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康寧今文無徵時惟天命今文作惟天

命元○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者多方云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奉猶秉也言非我天子秉德不安靜是惟天命使然惟天命元者

漢石經殘碑如此無下無違二字王鳴盛云無誤為元脫違字段

云此今文尙書然也漢石經無不作无王說非皮云天命元謂天

之元命上云厥惟廢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

元命元命即命元也無違朕不敢有後今文與古文同○無違

我○無違無我怨今文無違朕不敢有後今文與古文同○無違

云云者詩傳違去也言汝無違去此遷所我不敢有後命誅責於

汝汝無以遷故而怨我今文同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

者石經殘碑作朕不敢有下冊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

夏命爾言汝所親知朕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惟

之先人冊典具在惟爾所知非我周勗舉也說文冊下云象其札

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典下云从冊在八上尊閣之也莊都說

冊總謂書籍之名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

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今

爾又曰三句今文無徵○今爾又曰云云者謂殷士有此怨言釋

詁迪進也服事也寮官也僚同寮詩箋簡擇也言殷革夏命時夏

之人有進擇在王庭而大用者有服事在百官而小用者舉前事

以形周之不用殷士或謂迪簡在王庭是封夏王之後對滅武庚言案武庚叛誅不得以此爲周咎且時已封微子其說非也子

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

商將任用之○予一人惟聽用德今文無微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商今文當與古文同○予一人惟聽用德從而用之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我周王非不以用人爲急惟有德者從而用之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商者肆故也故子亦嘗敢旁求爾賢士於商邑非不留意訪察爾

多士惟無德之患勿以不用爲患也天邑商者尊仰之詞書疏引

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又云帝立子生商是也今文當同者漢班固典引革滅天邑蔡

邕注天邑天子邑也天邑二字用此經文是今古文同之證子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從教汝

矜爾古文也今文肆矜作夷憐非予罪時惟天命○予惟率肆

子惟率肆矜爾者王引之云率同肆詞也左傳杜注肆緩也言我

惟緩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作夷憐者論衡審虛篇人君罪

惡初聞之時恕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

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

夷憐爾段云此今文尚書也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

第十二部矜從令聲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亡矣俞樾云行

夫注夷發聲是夷乃語詞子惟率夷憐爾者子惟率憐爾也率者

用也詩思文帝命率育傳率用也今古文字異義同肆亦語詞子

惟率肆矜爾者子惟率矜爾也僞傳解率肆爲循殷故事失其義

矣凡尙書肆字如肆子肆女之類皆可以語詞讀之解者或訓爲陳或訓爲故胥失之矣先謙案王俞說並通至論衡云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經言革殷應指武庚無預紂事自是屬文之誤非子罪時惟天命者言商家之滅非子罪過是惟天命使然爾多士爲爾王家所註誤其爲周王所矜憐更不待言矣今文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口口罪時維天命王曰多士昔

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

誅四國君○王曰多士古文也今文曰下多告爾字者石經殘碑作王曰告爾多

爾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者說文奄作鄩云周公所誅都

國在魯續漢郡國志魯國奄國劉昭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

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周紀正義引括地

志云兗州府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案曲阜今山東兗州府

屬縣史記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與說文皇覽不同淮夷

北境亦即魯七百里之地也來自奄者謂攝政誅管蔡踐奄時事

四國者管蔡商奄大降爾民命者謂我大下教命於汝四國民也

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以王命告四國多方曰我惟大

降爾命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與此同也孫云書序成王東

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召

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云此伐淮夷

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謂編在多士

無逸君爽之後也案周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亦

在多士無逸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不同時誅管蔡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用孔安國
古文說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
七年反政有譜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
歸乃作多士無逸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書大傳載其事其
時未及誅奄君及反政後又有譜公者當即奄君故蒙恬云殺言
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云二年克殷三年踐
奄則踐奄者周公與書序所言成王征及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
文異說且大傳有揜誥在君爽後百篇之序所無疑揜即奄也王
應麟以爲即成王征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俱不可
解經言大降爾四國民命疑即揜誥皮云孫說非也伐奄非一次
一是周公踐奄見大傳一是成王踐奄見史記伏生史公各載其
一大傳不及成王踐奄史公不言周公踐奄文不備耳非因一事
而說傳重出也此云昔朕來自奄乃公自言三年踐奄之事周公
雖代王言亦可自述己事史記引書序說多士在成王踐奄前若
屬成王踐奄公不應豫言後來之事又不當云昔朕來自奄也僞
孔傳云奄再叛再征攷之經文其說不誤帝王世紀云王既營都
洛邑復居鄴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
夷云奄又叛與僞孔義同僞孔傳即王肅與皇甫謐等爲之而此
條實有據本之今文家說鄭誤合爲一故云編篇未聞經云昔朕
來自奄爲公追述三年踐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爲管蔡商
奄詩破斧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是毛公亦謂東征曾踐奄與大
傳今文合孫傳會以爲譜周公即奄君降四國民命即揜誥說皆
無據且大傳明云踐奄謂殺其身孫既引大傳管蔡流言奄君與
知又云其時未及誅奄君明背大傳之文安得反以大傳爲異說

乎大傳云奄君薄姑史記云遷其君薄姑疑前之奄君名薄姑後
之奄君遷於薄姑其地卽蒲姑左傳所謂蒲姑商奄者人名地名
不妨相同鄭疑薄姑非奄君名江聲疑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于
字當衍皆未知其一人名一地名也周公誅奄君薄姑蓋不滅其
國誅君之子不立後之君奄者或亦薄姑之族今見周遷殷土疑
懼再叛成王再踐奄而遷其君故多士與將蒲姑篇次相連也先
謙案周公成王各有踐奄之舉皮說最塢皇覽云奄在曲阜是奄
卽魯矣周以魯封周公此時不應尙爲奄據鄭云在淮夷北境較
爲得之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
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
順道○我乃明致天罰三句今文無徵○我乃明致天罰云云者
移同遂說文遷徙也釋詁遐邊遠也說文遂遠也古文作邊遂本
作邊衛包改之見牧誓廣雅釋詁比近也釋詁宗尊也言我乃明
致天之罰於四國之君移爾新邑遠於故土比近臣事以我爲尊
多遜顧不肯叛也段云遜壁中故書當作遜先謙案今文遜當作
諫釋爲顧說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
詳康誥下同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
徙汝是我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王曰四句今文無徵
○王曰云云者釋詁時是也申重也言予惟不忍殺汝恐汝復陷
罪戾故重命汝江云前歸自
奄大降爾命故此爲重命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子惟四方罔攸
實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實外○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子惟四方罔攸實古文也今文洛作雒惟作維○洛作

經者石經殘碑作上員技維段云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

之故擅改經文也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于維四方罷攸實於

我作大邑於此洛汭之地以四方來者道里均我惟四方無所攢

卻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六國從親以損秦史記蘇秦傳攢作

實是實攢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

古字通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古文也今文

臣我多為順事○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古文也今文

惟作維○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亦惟爾下釋詁服事也言我

於四方無所攢卻豈攢卻爾多士乎亦惟爾爾乃尚有爾士爾乃

多士所有事奔走以臣於我者多能奉順耳爾乃尚有爾士爾乃

尚盥幹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乃尚有爾士二句今文無徵○

爾乃尚有爾士云云者廣雅釋詁幹事也止居也幹當為爾克敬

幹言爾乃庶幾得有爾士爾乃庶幾安其事業與居止爾克敬

天惟界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克敬二

率肆矜爾例之此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

矜今文亦當作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

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

釋文啻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無逸不啻不敢含怒鄭注云不

但不敢含怒是啻訓但也此與上文有爾士皆謂遷洛後所界多

士之土偽傳云還本土非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
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今文無徵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邑繼爾居者以今文例之宅當作度江云宅爾邑謂安其居處則
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蓋言繼爾所居之業易文言象修詞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是業可言居詩蟋蟀職思其居亦謂所爲之事爲
居也○今文洛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上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于茲○維言汝其有事業有長年於茲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文
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如此小子謂子孫與酒誥我民
迪小子同義言爾子孫乃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眾
由此興盛是從爾遷始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眾
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王曰今文與古
文同又曰三句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王下又曰
者江云上有脫文此篇文體與多方相似多方末云王曰我不惟
多誥我惟祇告爾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有一二語
而後稱又曰今此不然故疑有脫文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論
語鄭注或之言有也言今時予乃有言告汝汝其安所居哉

尚書

孔傳參正二十四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無逸

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無逸爲周公作周紀

亡見漢書梅福傳扁上書曰雷意亡逸之戒逸作佚見周紀云作

異文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無逸大傳作母佚母者禁止之

詞其義尤切段云石經作劫蓋蔡邕斟酌古今而爲此字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周公曰嗚呼

呼君子所其無逸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此亦當同下不復出無

逸作母佚者論衡儒增篇尚書母佚曰君子所其母佚先知稼穡

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解故張而不弛云嗚呼

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請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

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據鄭本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

古文作嗚呼張謂勤勞弛謂逸豫先知之乃謙逸豫則知小人之依

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謙逸豫則知小人之依

則知小人之依今文無徵○先知稼裔之艱難乃佚者論衡篇引如此則知小民之依者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其勞言小民依賴惟在稼穡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其勞稼穡之艱難○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其勞難古文也今文稽並作畜○稽作畜者漢石經殘碑作上稼畜之艱難以此推之上句稽字亦當作畜言視彼小民其父母勤勞不知先艱難後佚豫之義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及叛諺不聞知○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古文也今文逸作効諺作憲讓作延否作丕○逸作効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乃効乃憲既延卒則侮厥下案乃効二字上屬爲義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反對成義乃憲既延者謂其父母之憲法至延長否作丕者卒卽不字詞也言侮慢其父母反謂昔人憲聞知據石經知否不字同可爲下文兩否則卽不則之證魯世家云母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屬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正說此經之義爲業至長久子孫屬奢經之乃憲既延也子孫屬奢忘之以亡其家卽經之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今文義也段云今本作諺非也僞傳叛諺不恭疏云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案論語由也諺字从口集解引鄭云子路之行失於嘖嘖也釋文嘖普半反本一作嘖今本釋文

改大書嘖字爲叛邪曷則依陸所見別本作嘖此經文改嘖爲
諺傳疏改嘖爲叛邪諺蓋始於衛包誤認嘖爲古今字也嘖嘖
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論語王弼注嘖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略
同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嘖音岸則尚書亦宜音岸未刊釋文云
諺五旦反韻書諺無五旦反之音蓋唐初經文作嘖故音五旦反
天寶改嘖爲諺至開寶又改釋文之嘖爲諺而五旦之音未改刊
注疏者改爲魚戰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

曰昔在殷王中宗

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周公曰嗚呼我聞

作其在中宗在肆太宗饗國三十三年句下○今文作其在中宗
者說見下漢石經殘碑作上中宗魯世家云故昔在殷王中宗
直接可不慎乎句乃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殷本紀帝太戊立殷
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五經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
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許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
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駁皮云古文尙書說中宗不毀則今文
尙書說當爲中宗亦以時毀可知匡治齊詩異義引作魯說蓋齊
魯同義三家詩多與今文尙書合也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
云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古文尙書說蓋卽出於劉歆劉歆又出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今文與
古文同度一作亮○今文同者魯世家作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寅

敬故訓字如寅寅寅寅皆作敬之例江云嚴恭在貌寅畏在心

表裏純一也天命自度者圖度天命敬畏之實也度一作亮者石

經殘碑作嚴恭寅畏天命自亮段云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

同自量猶自度也孫云釋詁亮信也言以天命自信釋文嚴馬作

儼案嚴儼治民祇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

儼古通○祇作震者魯世家作治民震懼不敢荒寧古文也今文祇作

震治作以○祇作震者魯世家作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集解引馬

云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段云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

皋陶謨祇敬夏本紀作振般震動漢石經作祇築誓祇復之魯

世家作振皆是也治作以者石經殘碑作以民祇懼下關三家文

異江云以訓用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

言用民常敬懼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之福○肆中宗之享

國七十有五年古文也今文無之字有字享作饗○無之有字

享作饗者魯世家作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享作饗與石經同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是稼穡與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

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是稼穡與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

○無時字云云者魯世家作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乙久勞

于外者舊久義同積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高宗久勞猶為中

興敦煌長史武斑碑云久勞于外與史記合是今文作久之證為

與小乙者為小人之事與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于外與小乙從

馬云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于外與小乙從

事知小乙難勞苦也集解詩商頌疏引鄭云舊猶久也爰于暨

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

故言知其憂勞也殷本紀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
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鄭
詩譜云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蓋刪去時字中

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
孝行著○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古文也今

文或作有亮陰作亮閭一作諒閭一作諒陰一作涼陰一作梁閭

偽傳用馬說見下○或作有亮陰作亮閭者魯世家云作其卽位

乃有亮閭三年不言今文或作有古或有字通集解引馬云亮信

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一作諒閭者春秋繁露云先

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

諒閭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閭三年

不言善之也白虎通爵篇尚書曰高宗諒閭三年是也論語曰君

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三年

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

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閭三年卒孝子

之道也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閭三年公羊文九年傳注子張曰書
云高宗諒閭漢書王吉傳臣聞高宗諒閭三年不言後漢濟北惠
王傳諒閭已來二十八月景君碑諒閭沈思鄭詩譜亦作諒閭一
作諒陰者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論衡備增篇高宗諒陰三
年後漢魯恭傳云諒陰三年一作涼陰者漢書五行志殷道既衰
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顏注涼讀曰諒一說涼陰
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一作梁閭者大傳云書曰
高宗梁閭三年不言何謂梁閭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信百

官總已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闈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左隱元年疏史記集解引鄭云作起也諒闈轉作梁闈謂之梁闈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案鄭讀諒爲梁用伏羲也鄭又注禮記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闈讀如鶉鶉之鶉謂廬也其義亦同段云諒亮涼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陰闈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大傳釋梁闈爲居廬鄭注闈讀如鶉鶉之鶉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鶉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禫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皮云同音通用段說得之而尙書之義當本作梁闈大傳用其本字其或作諒亮涼或作陰者字之段借也表服傳居倚廬寢苦枕塊又云既虞翦屏柱楣鄭云楣謂之梁是梁不闈者倚廬而柱楣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古天子至士喪禮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以梁闈爲居喪馬解爲信默則認段借之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爲本字矣其惟不言言乃雍古文也今文無其惟不言雍作敢荒怠自安○其惟不言言乃雍古文也今文無其惟不言雍作謹不敢荒寧今文與古文同○其惟不言言乃雍者書疏引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今文無其惟不言者魯世家大傳論語憲問篇禮檀弓喪服四制論衡儒增篇三年不言下皆無此四字是今文無之以文義論古文亦不當有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殿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

案書序有高宗之訓高宗即高宗之訓也據鄭說則三年其惟不言在逸書高宗篇非母佚篇文蓋母佚篇三年不言言乃謹高宗篇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皆不作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也雍作謹者魯世家檀弓坊記引皆作言乃謹段云史記作謹今文尚書也禮記與今文尚書合然則今文不盡非古文不盡是於此可見王肅自定家語亦作謹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正文也皮云史記集解引鄭云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鄭注檀弓同也據此疑鄭所據本亦作謹而鄭詩譜云三年不言言乃雍書疏引鄭注古文尚書自作雍鄭注戴記乃用今文者以戴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注異集解所引或卽檀弓注也孔融薦謝該疏云三年乃謹用今文尚書中論天壽篇三年不言惟言乃雍從古文作雍○今文同者魯世家作不敢荒寧集解引馬云寧安也光武封禪刻石文云乾乾日昃不敢荒寧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古文也今文作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者魯世家如此段云御有時或二字○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者魯世家如此段云御覽九十一引東觀漢紀序稱肅宗云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此櫟括無逸篇文與史記密靜殷國合史公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元文非以密訓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密訓安以密爲密假借之法也書疏引鄭云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言人臣小大皆无怨王鄭詩譜中論皆作嘉有時或二字字者石經殘碑作上或怨明有時或二字蓋三家本不同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文作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一作肆高宗之饗國五十五年○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者魯世家云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肆故訓字皮云此文與兩漢人所引今文尙書不合周紀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亦與論衡氣壽篇不同疑皆後人改之如改太宗爲祖甲以合於古文尙書不知其與殷本紀云帝甲淫亂不符也一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者石經殘碑如此段云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攘木鳥之災致百年之壽劉向傳高宗有百年之福杜欽傳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篇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皆用今文尙書也侯康云古文單舉在位之歲今文統舉壽數言之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正參用今古文世紀一書不可盡信此則其可信者王充說以百年爲單舉在位誤呂刑王享國百年傳疏謂從生年數周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年矣立五十五年崩與傳疏合以呂刑例之高宗百年亦必從生年數享國二字不必以文害辭皮云侯說非也周公舉三宗享國之年一云三十二年一云七十五年一云百年皆舉在位之年故云享國若高宗並數生年則與上太宗中宗不一例若謂太宗中宗亦數生年則太甲壽止三十三年何云克壽偶古文云五十有九年與昔儒所云百年皆不合皇甫謐卽僞造古文者故世紀獨與之同豈可爲據且世紀又云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夫同一享國也太甲則單舉在位高宗則並數生年皇甫之言

一何紕繆下文文王享國五十年九十七乃終明是單舉在位三
宗文王當同一例何獨異於高宗漢書禮樂志王吉疏云壽何以
不若高宗吉習齊詩蓋亦用今文家說以高宗爲在位百年顏注
用僞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信如其說則中宗七
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捨中宗而舉高宗乎先謙案世
紀云太甲一名祖甲與王肅說合正其朋謀作僞之明證其在

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

殷王太宗至三十有三年句皆在周公曰於戲下其在在中宗上

義惟王舊爲小人古文也今文惟作維舊作久○其在祖甲者史

記集解引馬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者

段云漢石經殘碑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緊接不

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

次也云謂熈醇碯碑報稱宗武丁廟爲高宗古文大異考殷

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

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

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倘非尙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臆造

賈誼傳顯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九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宜
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尙書據此則今文
尙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
高宗否則今文家無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魯世家作其在
祖甲與古文同者蓋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殷本紀帝甲淫亂殷
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相合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
稱太宗則其所謂淫亂復衰者非古文尙書之祖甲可知也汪

肅注古文尙書而云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

有過此用今文家說注古文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

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故知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

無可疑者此條今文實勝古文自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

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鄭注亦不得不得不失之誣矣皮云漢書平帝

紀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王莽大誣云尊中宗高

宗之號蓋莽用今文說尊宣帝爲中宗元帝爲高宗以仿殷之三

宗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云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亦據今文

尙書比放三宗疑是比殷三宗之誤○不義維王久爲小人者魯

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欲立之祖甲以

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欲立之祖甲以

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書疏引鄭云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

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聞故云久爲小人書疏駁之云

武丁賢主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

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書疏及史記集解引王肅云

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皮云王肅兼

用今文之義傳合古文之次序以祖甲爲太甲又置之高宗之後

作僞孔傳解不義惟王爲王不義倒易經文以就已說又造僞

古文太甲篇茲乃不義以實之不知此篇屢言小人皆謂小民不

應於此獨以不義爲小人与下文于外知小人之依顯然不合周

公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當舉其美德不當舉其顛覆典刑之惡

王說尤非也經云不義惟王義古儀字擬也不義惟王謂不擬居

王位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殷法兄終弟及

立子不立孫使外丙仲壬或有一人永年則太甲無次立之勢故

太甲不自擬維王殿之王子多在民間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

故云久爲小人之依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

侮鰥寡政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鰥寡古文也今文無作其卽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古文也今文無作其卽位爰知小

于外惠于庶民作施小民無敢字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

民不侮鰥寡者魯世家如此知小人之依解見上中論天壽篇云

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亦無于字敢字徐幹今古文雜引不足據

證惠作施者晉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依故得久年此以德

語韋注施惠也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依故得久年此以德

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肆

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古文也今文作肆祖甲饗國三十三年

案僞傳以祖甲爲太甲云以德優劣爲先後與王肅先盛德後有

過相應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今文云云者魯世家作故祖

甲饗國三十三年肆故故訓字太宗作祖甲後人以古文尙書改

之孫云唐石經三十作卅說文卅三十并也今疏本作三十史記

亦作三十疑後人所改案秦刻石廿及卅載在史記皆爲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隳無度○自

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自時厥後而立王生則逸今文無徵○自

中論天壽篇同立王生則逸中論引同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文與古文同稽一作嗇○生則逸者中論不重此句今文同者後

漢荀爽傳爽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中論同稽一作嗇

者以上文例之當然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周公著戒曰惟王

不知艱難約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

舉其文也勞惟耽樂之從今文與古文同一耽作湛之作是○今文同者荀

爽傳作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耽作湛之作是者論衡語增

篇引經曰惟湛樂是從鄭崇傳作唯耽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樂是從中論與崇傳同勞下有苦字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古文

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者中

也今文無自厥後三字或一作有○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者中

論如此無自厥後者荀爽傳作時亦罔或克壽或作有者論衡引

經作時亦罔有克壽鄭崇傳同段云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不

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或十年

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先謙案爽傳作罔或三家文異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今文無徵或四三年今文與古文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四三作三四疑傳本不同今

文同者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周公曰

於高年書曰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顏注失讀曰佚周公曰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周公曰四句今文無徵嗚呼作於戲

惟作雜○周公曰云云者江云二王能自謙抑敬畏則无佚可知

段云尙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於經漢人以亡爲無蓋古文尙書

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於之於經漢人以亡爲無蓋古文尙書

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駁異如此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

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孫云兆亦字形相近惟我周不

應是天子爵之誤顧廣圻以爲脫天子爵三字惟文王卑服卽康

我周三字下屬太王季爲句先謙案願說是

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

文同○文王卑服者釋詁服事也謂就卑賤之事釋文卑馬本作

俾使也言文王使民各事其事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口口功田

功康功安居之功田功田作之功孟子盡心篇西伯養

老制其田里梁惠王篇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其事也徵柔懿恭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加惠鮮乏鰥寡之人○徵柔懿恭懷保

小民惠鮮鰥寡古文也今文作徵柔懿共懷保小民惠于矜○

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徵柔懿共懷保小民惠于矜○

堯典慎徽五典史記作慎和五典是徵柔爲和柔也段云案隸釋

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懿共亦作共則

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傳釋懿恭云以美政恭民此必今文作

共故云共民共義始誤解因之衛包擅改左傳供恭字皆作共一

懷安小民似正義始誤解因之衛包擅改左傳供恭字皆作共一

書自有一書之例皮云共恭古通用段說稍拘廬江太守范式碑

徵柔錢恭用此經文正作恭不作共不得謂漢時不作懿美恭敬
解先謙案懿恭與徽柔對文若作懿共串說未合皮說較長懷保
小人惠于矜寡者漢書谷永傳引經作懷保小人惠于矜寡矜
通作三家文異景十三王傳云惠于矜寡班固引懷保矜寡之
惠決後漢明帝紀中元二年詔引惠于矜寡皆不作惠鮮惟漢紀
載谷永對策引經曰懷保小民惠鮮矜寡與漢書不合乃後人改
之段云惠鮮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
略相似又因下文矜字魚旁誤增之
自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朝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自
中辰不暇食晨一作稷暇一作夏用咸和萬民今文無徵○自朝
至于日中吳不遑暇食者釋文晨本亦作仄段云遑俗字當作皇
疑衛包改也下文則皇自敬德鄭注皇謂暇謂寬暇自敬可以證
此之不從定矣皇暇曩文同義釋言惶暇也凡詩書遑字皆後人
所改如不遑處不遑假寐之類不皇假寐與不皇暇食句法正
同古假暇通用如假日即暇日非趙盾假寐之云也楚語左史倚
相曰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晨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惠
于小民即上文懷保小民惠鮮矜寡也唯政之恭即下文以庶邦
惟正之供也左史摘舉不以次耳今文作至于日中晨不暇食者
魯世家作周多士文王日中吳不暇食多士二字衍自故祖甲饗
國三十三年引見下應緊接周文王今本誤入多士稱日至其民
皆可誅一段引規作社增此報史公約舉經文無至于二
字漢書董仲舒傳策曰周文王至于日中晨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
射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晨

又幻下云相詐惑也周書曰無若講張爲幻此古文無民胥字釋

訓用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侑張爲幻陳云爾雅今文之學郭蓋

襲用樊李舊注語此今文無民胥字段云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

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講張爲幻亦

無胥字先謙案段置民字不言案無民字是也無或者泛論之詞

統臣民言之講作侑者見上詩陳風誰侑予美鄭箋誰侑張誑欺

我所美之人乎此鄭以今文書義釋詩也或作轉者後漢書皇后

紀董皇后詔何后曰汝今轉張枯汝兄釋文講馬本作轉據後書

推之知馬用今文也或作舟者大傳云舟張辟雍舟即侑之省字

蓋伏生本作舟三家作侑或作轉也皮云說文侑有壅蔽也是壅

蔽爲侑本義雍即壅字辟雍蓋以有壅蔽得名舟張辟雍謂其有

壅蔽而張大也凡有壅蔽則多欺詐故侑張引申爲誑或作侑者

楊雄國三老箴姦寇侑侑張李善注轉與侑古字通先謙案侑轉雙

聲此文作侑正字講侑轉借聲字壅蔽張大與董后詔語合君受

盡言臣民自無敢爲幻惑者皮云爲與侑通漢書王莽傳引堯典

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爲是其證侑張爲幻蓋即侑張僞幻四

字平列於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其

義亦通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

無不聽亂言已有以致之此厥不聽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

正刑至于小大古文也今文作此厥不聽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

小大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上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

至于下段云聽聖字古音同部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

聖見廣川書跋馮登府云禮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聽本作聖皮

云今文作不聖其義當爲不容洪範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然則不聖即不容之義東觀漢記序云密靜天下容於小大乃
驟括今文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二句文義蓋能容則小大無
怨不能容則至于小大民不則厥心違怨不則厥口詛祝也石經
作不聖與五行傳不聖義同東觀漢記容于小大之容字即容作
聖之容以經文前後合觀之能容之效與不能容之弊正相反可
以攷見兩漢今文家遺說俞樾云訓亦順也言人乃順從其意以
變亂舊法也僞傳教之以非法失之先謙案以上文小大例之此
謂道之以變亂正法也刑法釋詁文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
心違怨云云者江云小大既該臣民則不應復言民民蓋衍字段
云兩否則字恐皆不則之誤上文不則有愆康詒云不則敏德此
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止作然
不先謙案否不通丕亦通蓋經本作丕或作不而後人妄改作
否也據此經及康詒用丕則字古人自有此句例言或違戾
怨恨其上或詛祝其上也詩蕩鄭箋詛祝求其凶咎無極也周公
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此
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周公曰七句今文無徵嗚呼作於戲
○周公曰嗚呼云云者段云此經次第今文當不如是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必作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
無可疑者釋詁迪作也洪範明作哲哲或作哲哲明也厥或告

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厥或告

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今文與古文同則皇自敬德增修善政○厥或告

敬德者書疏引鄭云皇謂厥言寬暇自敬說文詈罵也皇自作況

曰者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段云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

兄自云今兄作皇謀釋引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洪黃所見皆

宋初所出石捐非有二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曰一時失檢耳先謙

案兄同況況益也況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詳上文無皇曰今日

耽樂下後漢楊震傳震上疏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約舉此經厥

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二句爲文此今古文同之證又曰則還

自敬德還蓋違之誤作自與今文不合楊世傳歐陽尚書不當有

此蓋傳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賜則曰我

寫妄改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賜則曰我

賦謂是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

以罪之言常和悅○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今文與古文同不啻

不敢含怒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厥銜曰朕之銜允

下言此四王其有告以政事之愆過則曰此我之過信如是怨

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原也子產不毀鄉校即此意此厥

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

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此厥不聽四句今文無復○

此厥不聽者皮云石經於上文作不聖此亦當同不聖者不容也

下云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正不容之義人乃或
請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者說並具上信之謂聽讒言則若時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
無徵○則若時云云者釋詁辟罪也言如是信讒而不長以己之
罪過爲念與四王引過歸己相反不寬綽厥心句起下文釋言寬
綽也寬綽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
連文同義無罪則天下同
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亂罰無罪殺無辜三句今文無徵○亂罰
無罪云云者言妄行殺罰民心同怨聚於其身國亦傾敗矣說文
叢聚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周公
也今文嗚呼作於戲無其字○今文云云者
石經殘碑作上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尚書

孔傳參正二十五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周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書序召
 明言所以不說之故史記燕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
 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攝政踐阼之時漢書孫寶
 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說在周公攝政於經典兩不相損
 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王不安不居攝則恐周
 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
 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在家不知命
 不易天應棄謀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意故不說也又引
 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引
 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
 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
 崩纘纘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
 昨也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
 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
 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攝政

當國時與史記合孫云李賢申屠剛傳注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說也君夷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阼時矣皮云孫說非也列子揚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同是今文說遠有所本嵇康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說稽生三國時今文尚書猶存故得引其說伏生傳尚書二十九篇次序先後不盡可攷今之書序出於馬鄭乃古文說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書序多異乃今文說史公既以作君夷在踐阼之時則其所據今文篇次必與馬鄭不同不得據馬鄭書序編篇在多士之後以駁今文也李賢之注顯與申屠背違豈足依據即孫賈以明經為郡吏亦非治古文者其所引經典當是今文博士說與申屠策羣臣奏不異王鳴盛乃引孫賈說謂與馬鄭合陳喬樞又引鄭注謂與孫賈傳所言略同豈知西漢人自據今文以為攝政之初馬鄭自據古文以為反政之後即不敢駁馬鄭聽其各自為說可矣何必牽引西漢文書說以強合於馬鄭使今古文糾紛莫辨哉先謙案皮說是也周公踐阼本聖人之權道召公不知其心而疑之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夷為傅則在京師之時必多篇末云往敬用治者蓋召公分陝始出巡行故周公於其往時特作是篇以誠相告

不合之處甚多仍當以古文說為正

周公若曰君夷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周公若曰君夷今文無

昨召公為三公故稱曰君也周書克殷解召公夷贊采知夷是召

公名也說文云夷从大从面面亦聲此鄭召公名白虎通不臣篇

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穀梁莊三十年
傳燕周之分子也惠注分子猶別子禮大傳別子爲祖注別子爲
公亦然則繼體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
庶與皮云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漢書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
爲文王子與白虎通論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衡不同蓋亦三家說異
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
殷云云者弗弔天降喪于殷三句今文無微○弗弔天降喪于
不善之天說詳多士
之不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我敢言天難測我不敢知曰其始長信於休慶順天而天輔其
信也言天心難測我不敢知曰其始長信於休慶順天而天輔其
誠也書疏云言與君爽同知舉殷興亡爲戒鄭元亦然以爲公不
敢獨知也先謙案我不敢知曰與召誥同以爲公自言不敢知文
義亦順據下文天應業謀天不可信二語與此兩不敢知相應且
上言我有周既受而以此爲舉殷興亡理似未合鄭意終出不詳
之語在成王卽政後不宜有此耳若如今文說作君爽在居攝時
武王既喪成王尙幼周公地處危疑羣情猜貳向疑而不說之召
公傾吐誠悃欲其顧念天威同心匡輔則此言並非不倫右古文
者更**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于
審之**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于
不敢知曰今文無微其終出于不祥古文也今文作其道出于不
詳○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上闕道出于不詳言天道幽遠不

能究知惟人君自盡其職而已馮登府云詳詳通用經子甚多左

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詳古字同單行本釋文云終馬

本作崇云充也詩傳崇終也崇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充釋詁文充滿周備兼有終義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雷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故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今文無微○嗚呼君已曰時我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

於戲君曰時我者時是也言我攝位君既曰以我爲是矣我亦

不敢寧于上帝命者不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

敢以天命爲可安持也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

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弗永遠念天威二句今文無

微○弗永遠念天威者承上文言之謂不敢恃天命而不長遠畏

念天威也越我民罔尤違者江云越當爲曰聲之誤也惟人在我

言前王雖棄天下而我民尚無愆尤違背者此自有故惟人在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我後嗣子孫若

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惟

人在今文無微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古文也今文後嗣作嗣事弗作不佚作失今古文恭作共○惟

聯引惟人在知漢人在字讀絕不當如僞孔說後嗣作嗣事云云

者在王莽傳羣臣奏引經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佚前人

光在家不知釋嗣事子孫爲成王共上下爲共事天地前人光爲

文武之烈不居攝爲在家引見此文說傳又云遺孺子幼少未

能共上下白虎通以太誓上天下地為上下是其義也詩傳遇止

也伏同失言成王幼尚不能共奉天地恐絕失文武之光烈我若

退位在家亦不得知今古文恭作共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

者莽傳可證段云衛包改共為恭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古文也今

弗克經歷遠不可不慎○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古文也今

文作命不易天應樂謀乃亡隊命弗克經歷今文無徵○今文云

云者王莽傳如此釋詁應當也謹信也江云命之吉凶不變易也

天意當輔至誠乃若不為天所輔而亡隊其命則不能經歷久遠

矣先謙案下文言天不可信此不當又言天難謀今文作天應樂

謀義長釋詁經常也歷謂歷年召詔云夏殷服天命惟嗣前人恭

有歷年與此文亡隊天命不克常有歷年義正相反

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

今文無徵○嗣前人云云者江云繼嗣前人恭承其明德正在今我

在于今也予小子旦下屬段云傳恭訓奉當是共衛包改非克

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

王○非克有正三句今文無徵○非克有正云云者言于小子旦

非能有所改正惟道揚前人光烈施及我冲子而已禮曲禮天子

未除喪曰子小子周公攝天子位在武王新喪時故自稱于小子

若在反政之後周公不應有此稱釋詁迪道也施讀如詩葛覃施

于中谷之施延也陳云周公以成王為冲子正幼少之時若在復

辟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為冲子尙書篇次

不無錯出未可以君爽編次在維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

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

公稱人之言也案經意言人又曰天不可信者書疏引鄭云又曰周

爲文公蓋謂無論天之可信不可信惟盡其在我以答天心而已

我道惟寧王德延者單行本釋文云道惟盡其在我以答天心而已

者即文王也鄭同先謙案據大誥洛誥寧王兼稱文武此亦兼文

武言之總謂安天下之王耳謂天不可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

信我亦惟道揚寧王之德使延長也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

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今文無微○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說文捨釋也釋亦爲

捨轉相訓言天春文王誕受厥命我能道而延之則天亦不用釋

捨之矣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與此庸釋義同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爲天子○公時則

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格于皇天伊尹格于皇天伊尹格于皇天

今文同者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

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

曰伊尹格于皇天所宜彰也孔彪碑伊尹之休格于皇天三公

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一作假者燕世家周公乃

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助假皇天皆用經文史

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助假皇天皆用經文史

記集解引鄭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月令鄭注皇天北辰耀魄實也
商人祖契而宗湯則湯配五帝於明堂也案格于皇天者謂湯得
伊尹輔佐成功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
升配於天也

所取平○在太甲二句今文無偽傳用鄭說○今文無者燕世家
無此句或今文本無或史公消文疑不能明書疏及詩蕩疏引鄭

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以尹
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陳云大傳云古者天子
三公注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

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本今文家說春秋繫露
三代改制質文篇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

說文伊下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从尹俞德云阿保一
也阿即娶之假字說文娶女師也讓若阿史記范雎傳不離阿保

之手列女傳貞順篇下堂必從傅母保阿並阿保連文知阿猶保
也伊尹為太保故云保衡保衡猶保爽也詩謂之阿衡書謂之保

衡阿保字異而義同皮云廣韻通志引風俗通云阿氏阿衡伊
尹號其後氏焉衡氏伊尹為湯阿衡子孫以衡為氏說與鄭合在

太戊文同○今文同者燕世家如此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

帝巫咸又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夫

伊陟臣扈三句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格作假者燕世家作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又治故訓字集解引

伊陟臣扈三句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格作假者燕世家作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又治故訓字集解引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又治故訓字集解引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又治故訓字集解引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又治故訓字集解引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又治故訓字集解引

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又引馬云道至于上
帝謂奉天時也咸父序釋文引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神巫也
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伊尹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
太戊懼問伊陟伊尹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
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
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疑不逮事大
書有夏社疑至臣履三篇同序湯誓後臣履湯臣疑不逮事大
戊或臣履二字在伊尹下誤移於此封禪書伊陟贊巫咸巫咸之
興自此始論衡言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楚詞
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後漢張衡傳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白虎通
姓名篇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
道殷臣有巫咸有祖乙也王引之云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
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
之作戊故改戊為咸耳不然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為生日
名子之證乎案王說甚有理而史記諸書皆作咸蓋三家文不同
古今人表亦作巫咸與白虎通說不合鄭云太微中其所統者謂
太微天庭中若赤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
黃白黑五帝座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
子巫氏○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燕
世家如此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與巫賢任職據殷紀推之祖乙
是太**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在
戊孫**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今文與古文同
盤一作般○盤作般者燕世家如**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故殷禮**
此古今人表作甘盤與傳說並列

陟配天多歷年所之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

多歷年所○率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

治有殷也與傳文合此又僂傳出肅之一證也○今文同故殷禮陟配

家作率維茲有陳保父有殷惟作維今古文之異凡經作又史記

章治以訓詁代此作父蓋淺人改之孫云率同率文選注引薛君

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江云祀禮升配乎天歷年長久

禮祭法殷人禘而郊冥祖俎而宗湯鄭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

配食也左宣三年傳尚載祀六百俞樾云夏殷之君死則稱帝也言

記夏殷本紀無不稱帝者禮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同之

有神然則殷禮陟配天者謂殷人之禮死則配天而稱帝也言殷

有賈臣爲輔故殷君無失德死則配天稱帝其子孫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禮實皆知禮節○天惟純佑古

也今文純作醇命則商今文無徵實百姓下屬○今文純作醇者

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碑天惟醇佑萬國以康明今文於佑字

絕句左隱元年傳注純猶篤也廣雅釋詁醇厚也篤厚同義命則

商者釋詁則法也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

商並稱如此及多王之商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自湯

王之多方之商後王皆是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至武

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旬

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實百姓王人三向今文無徵

佑矣至有殷之嗣紂而天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減之威之命不于常若此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

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今汝永念三句今文無徵邦當為國

○今汝永念云云者言汝長念此天命之無常則有以堅公曰君

定我命其治足以光明我新造之國矣晉語韋注固定也公曰君

夷在昔上帝割申勸靈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其義重勸文王

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公曰君夷在昔上

帝割申勸靈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古文也今文在昔作昔在

割申作厥亂○今文云云者禮緇衣引君夷曰昔在上帝周田觀

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

勸靈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靈王之德根云讀誤服職誅

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

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宜從昔在今博士讀者謂夏侯歐陽尚

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為者不同

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為者不同

本為古文尚書無今文尚書名目也又云集韻十四太創居太切

制斷也書創申勸靈王之德鄭康成讀案鄭注縮衣割之言蓋然

則蓋是詞助集韻謂割有居太切鄭康成讀則可易割為創讀斷

制入太韻而云鄭康成讀則不可此創字惟宋次道古文尚書及

汗簡乃有之又集韻十二曷割古作創案創乃創之偽創即太韻

之創字从人亡人亡者句字也太韻作創形亦誤王應麟藝文志

之創字从人亡人亡者句字也太韻作創形亦誤王應麟藝文志

之創字从人亡人亡者句字也太韻作創形亦誤王應麟藝文志

之創字从人亡人亡者句字也太韻作創形亦誤王應麟藝文志

之創字从人亡人亡者句字也太韻作創形亦誤王應麟藝文志

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創申勸宣王之德案此句見集韻非
漢儒所引也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
作害與周絕遠此宋次道古文尙書之不可信也皮云鄭從古文故
則與周絕遠此宋次道古文尙書之不可信也皮云鄭從古文故
以古文爲近然割申勸三字義不可通鄭讀割爲蓋尙書二十九
篇無用蓋字爲語詞者則鄭說亦未可據當從今博士讀爲厥亂
勸厥亂二字與上文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亂者率之借
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亂者率之借
字厥亂勸宣王德者厥率勸宣王德也先謙案江云釋言蓋割裂
也蓋割同訓然鄭意實不如此厥亂勸宣王之德當依本義釋之
亂之言治與上文厥亂訓同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無得天下
之心故周公上推天意以勸爲詞言昔在上天其欲治之意若勸
文王之至德而集大命於其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身使之王天下也說似較圖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
號叔有若閔天之助爲治有如此號叔國叔字文王弟閔氏天
名○惟文王三句今文無徵○惟文王云云者言文王弟閔能修治
安和我中夏以有五臣爲之輔也號叔者左僖五年傳號仲號叔
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晉語云文王敬友二號其卽
位也杏于二號白虎通辟雍篇周公師號叔所封後滅於晉河南
列第三格地理志右扶風號縣西號也號叔所封閔天者晉語又
郡榮陽縣應劭注故號今號亭東號也號仲所封閔天者晉語又
云文王卽位度于閔天人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
表閔天列第二格餘見下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

南宮皆氏宜生頤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
之任○有若散宜生三句今文無敵江云大戴禮帝系篇堯取于
散宜氏之子則散宜爲氏僞傳誤佐文王云云用鄭說○有若散
宜生云云者書疏及詩縣疏引鄭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
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
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自比焉先謙案今毛詩箋不載蓋韓
魯詩說也大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
與三子見文王於美里獻寶以免文王又云文王以閔天太公望
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云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
鄰以免於美里之害楚詞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奔走先
後四輔之職詩曰子聿有奔走子聿有先後此之謂也或以此經
有太顛無太公大傳言四鄰四友有太公無太顛遂疑太顛卽太
公人表並列太顛與師尙父宋吳仁傑直以爲誤然文王佐命太
公周召皆在其內公作君夷時太公尙在疑公數五人但舉旣沒
者爲言二號俱賢有叔無仲亦因仲存而叔沒且太公漁釣渭陽
而遇西伯見齊世家尙書中候雒師謀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閔天
泰顛于置網之中授之政詩周南兔置正詠其事是太公太顛二
人之見文王操業各異載籍可徵不容涵合爲一也齊世家又云
或曰呂尙隱海濱西伯拘羗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尙三人
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紂西伯得以出言呂尙所以事周雖異然
要之爲文武師周本紀文王禮下賢者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
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紂囚西伯闕天之徒患之求美女獻紂紂
赦西伯淮南道應訓同後漢延篤傳所謂文王闕里闕散懷金也
墨子非攻篇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說苑君道篇文王

以武王周公爲子以秦顛闔天爲臣晉語文王卽位謀于南宮人
表秦顛闔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括作适亦云卽論語之伯
适單行本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太公爲四友見大傳秦顛
在四臣之列出鄭引詩說或二人先後任此職傳說錯舉之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無所能往來而五人
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無能往來今文與古文同無一作亡又曰茲迪彝教二句今
文無徵○又曰無能往來云云者風俗通十反篇杜密曰劉勝位
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蠶蟬冷澀比於寒燠無能往來此罪
人也又曰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
此俗儒也無一作亡者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
位亡能往來李奇注不能有所前御孫云前御謂進退也無能往
來無能進賢退不肖書疏引鄭云蔑小也言無能以文王緒餘之
小德教國人明大德非國人所企及也江云周書祭公解追學于
文武之蔑孔晁注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言此五臣又自謂无能
往來言其自視若不足也由此爲文王道德言此五臣又自謂无能
德下及於國人先謙案諸說未諦據杜朱說可以推漢人無能往
來之義往來猶往復主陳言說劉勝無能往來謂不能往復諫諍
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其義亦同至杜論俗儒分爲三事能
納不能出有聽無難也能言不能行多華鮮實也講誦而已無能
往來不能往復辨論故皆謂之俗儒李奇訓往來爲前御孫以進
賢退不肖實之以之說劉韋猶可以之說俗儒則非矣又曰者詩
卷耳疏言又者繫前之詞也亡能往來茲迪彝教爲一句貫下周

公承上文復言此五人者若事上無能往來陳言及治民道以典
常之教則文王亡德降于國人矣甚言有君無臣之不可也論
亡之命矣夫漢書楚元王傳作蔑之命矣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

夫易剝虞注蔑亡也是亡蔑通用之證

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

文也今文純作醇乘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今文無徵文王下屬

茲五臣秉執明德進知上天威命所屬共輔文王乃惟是名益昭

顯江云文王之德不待五臣而昭以下文推之當於昭字絕句今

從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

故受有殷之王命冒聞于上帝古文也今文冒作勛文王迪見

惟時受有殷命哉今文無徵文王迪見者孫云迪用也見牧誓

疏見猶顯也文王迪見猶言文王用顯文之德光於四方有五臣

而愈顯所謂君臣相得益章也今文冒作勛者崔瑗侍中錄昔在

周文倒德西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瑗用詩縣疏文王四臣之說

釋文冒馬作勛勉也是馬本與今文同皮云論衡引康誥亦以冒
聞于上帝爲句疑古勛冒一字冒乃上進之義不當如馬訓勉段
云勛今音許玉切古音勛冒皆音懋懋勛冒並通是以願命冒貢
馬鄭作勛贊殷懋建今文尙書作勛建也武王惟茲四人尙迪
惟時受有殷命哉者言五臣之有益於國家武王惟茲四人尙迪
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執叔先
死故曰四人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今文無徵武王

惟茲四人尙迪有祿者書疏引鄭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
四人也皮云古者稱死曰不祿曰無祿則生者爲有祿云四人尙
迪有祿則有一人無祿先死可知周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
社散宜生太顛閔天皆執劍以衛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五人獨不見號叔
是號叔先死之證迪有祿者謂進於有祿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
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後暨武王三
殺也說文編殺也徐錯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卽劉字也从
金从彳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耳周書世俘解武王遂征四方凡
愍國九十有九國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古文也今文冒作暗惟茲
故云咸劉厥敵也
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武王惟冒古文也今文冒作暗惟茲
四人昭丕單稱德今文無徵○惟茲四人昭者與上文乃惟時昭
同一句例言咸劉厥敵之功惟茲四人名甚昭著也今文冒作暗
者說文暗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暗陳云暗字之訓
疑據今文說僞孔作冒據王肅本肅所注卽馬鄭古文本釋文於
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傳訓冒爲布冒天下孔疏亦不言馬鄭義
異則暗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不單稱德者丕詞也詩箋單今在
盡也稱與偁同舉也言武王下視羣臣惟盡稱舉四人之德今在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共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方若游大川我往與
汝爽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卽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今

在子小子且五句今文無徵○今在子小子且云云者言今日之
任在子小子且矣若游大川者詩谷風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薛若
大川則非可游而渡子惟往與汝夷同濟庶無沈溺之患子小子
雖在位與未位者同大無以居攝責我則幸矣皮云今文家以
爲周公踐阼時作則小子是公自稱召公以公攝王恐有兄弟
及之事故公言同未位以釋召公之疑解者誤以此篇爲返政
時作而周公稱子小子遂失其義又以下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
簡中兩小子不應前後異義且成王在位而謂其同於未位似
有缺映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爲周公由馬鄭古文家不收罔勛
知周公作書在攝政時故說解多謬宜其爲後人攻駁也收罔勛
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輔成
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鳥不
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收罔勛不及四句今文無徵古文
不聞一作弗聞○不一作弗者三國管窰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
公之聖而弗聞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注尚書君奭曰者造德不
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者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
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於我並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
曰能有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單行本釋文引馬
云鳴鳥謂鳳皇也陳云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能果致此
祥尚書中候擗離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即攝
七年鷩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皆攝政七年事也先謙案
周語周之興也鷩鷩鳴于岐山注鷩鷩鷩鳳之別名後漢賈逵傳
武王終父之業鷩鷩在岐皆周公所夙聞也收罔勛不及云云者

說文斂收也收亦爲斂互相訓言我今日若斂退去位而不勉其
所不及君以老成之德而不降志我則不復聞在岐之鳴鳥矣况
云其或能如殷賢臣之格於皇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
天格於上帝乎有或古字通皇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
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
易治○公曰嗚呼五句今文無徵○公曰嗚呼云云者肆今也言
君今其監於此我周受命固無竟之慶然亦大惟艱難天命信不
易也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
也告君乃猷裕我三句今文無徵○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者書
君乃猷裕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先謙案方言裕猷
疏引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先謙案方言裕猷
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康諾乃由裕民由與猷同由裕民謂道民
也乃猷裕我與乃猷裕民同一句例告君乃猷裕我者我以誠告
君君亦當道告我也不以後人迷者言我不得已之苦心公曰前
君尚疑焉何論後人幸君察之不至以後人迷者言我不得已之苦心公曰前
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以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
日四句今文無徵○公曰前人數乃心云云者前人謂武王述其
遺命如此也江云周公召公蓋並受武王顧命輔成王先謙案公
言前人數布乃心乃盡以命汝爲汝庶曰汝明勛偶王在夏乘茲
民之極使庶民有所取則付託甚重曰汝明勛云云者明與孟通勛勉也
大命明勛三句今文無徵○曰汝明勛云云者明與孟通勛勉也

此經之明助與爾雅孟勉義同釋詁直誠也江云偶王者序云二
公相成王爲左右是二人偶俱侍王先謙案淮南記論注乘加也
公言武王命曰汝當孟勉與我偶俱侍王惟在身惟文王德不承
信不相疑貳此武王之命實加於汝與我之身惟文王德不承
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惟
云者孟子引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是武王能承文
王之德也言既奉武王之命卽惟文王之德是承始可以繼武王
烈任大責重如此真無竟公曰君告汝朕允○公曰君告汝朕允
之憂也我實與汝共之今文無微○公曰云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
云者釋詁允誠也物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保奭三
句今文無微○保奭云云者序云召公爲保奭是也鄉射禮鄭注以猶與也易天地交爲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通爲否殷之末世天地閉塞是大地也言汝惟能敬與予觀於殷
喪亡之大否引以爲鑒段云釋文否方九反是本作不方九反薛季宣作亞卽其不字也肆念我天威予不
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命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
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肆念我天威三句今文無微○肆念
我天威云云者詩傳肆長也言命不于常我天之威甚可畏汝當
長以爲念上云我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之威故欲召公同
念之不允允也詩經多此例上云告汝朕允故知此不允爲允言

子之誠心惟若此語注惟成也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

我二人成之左傳杜注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

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

○汝有合哉五句今文無微○汝有合哉者我武不勝受言多福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云者釋詰勝也孫云言者曰在是二人

致天休美益至惟是我二人弗敢勝段云汲古本監本滋作茲說

文茲下云艸木多益滋下云益也常棟召吳傳况茲也國語韋注

況益也然則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

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其汝克敬德三句今文

無微○其汝克敬德云云者明顯也在察也俊民才過千人也于

丕時者丕詞也于時猶於是與堯典女于時同義倒裝文法言汝

克敬厥德登顯我民之俊者於是察而讓之後人此時則未可也

蓋因召公退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

讓而爲此言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輔是

行之或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嗚呼三句今文無微○嗚呼篤

棗時二人云云者篤厚棗輔式用也言厚輔周室是我二人同心

同德我用能至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於今日之休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地無不循化而使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不幸俾古文也今文罔作莫○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二人襄之言成也言我所願成者我獨成文王功於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不冒海隅出日云云者魏志武帝紀注引鄭云率循也俾使也四

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海隅日出分二義總言疆

界之廣今文罔作莫者漢書武帝紀云莫不率公曰君子不惠若

俾顏注言皆循其職貢而可使也釋言俾職也公曰君子不惠若

茲多詰子惟用閔于天越民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於

民○公曰君五句今文無微○公曰君云云者江云漢書昌邑王

傳清任不惠蘇林注心不慧惠與慧通穀梁倍二年傳達心則其

言略達心即智慧周公謙言子不慧故言煩也詩閔子小子箋閔

悼傷之言也釋詞越猶及也言予惟以閔傷天命及民心之不常

故多言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

若此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公

曰六句今文無微○公曰嗚呼君云云者書疏引鄭云召公是時

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詩祗若茲往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本勉召公而云凡民之德是託言祗若茲往

敬用治當敬顯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祗若茲往敬

有敬義下言敬則此不當作敬解易無祗悔馬注祗詞也往敬用

治者用以也孫云往謂述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傳云

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陝詩曰周公東征四國

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

職親稅舍於野棠之下也先謙棠孟子云諸侯朝天子述所職曰

述職周召爲二伯入則述職出則巡行周公攝王召公爲保傅必

常在成王左右此時蓋以分陝後巡行布政故周公勉以往敬用
治又其心不說周公居攝公蓋微窺見之故開布誠懼反覆周詳
使召公坦然無疑得以同德
宣力聖人之明誠兼至如此